

幸福就是拥有上帝

——浅析奥古斯丁的“幸福论”

王艳霞, 李立家

(首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西方伦理学中一直存在“德性论”和“幸福论”这一争论焦点。作为基督教伦理学的奠基人物,奥古斯丁在继承前人思想遗产,批判传统“幸福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幸福就是拥有上帝”的命题。本文围绕这一命题,对奥古斯丁“幸福论”的产生背景、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阐述,并进一步揭示了其伦理学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幸福;上帝;奥古斯丁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4X(2009)05-0015-03

总体说来,西方哲学思想一直受二元论的影响,发展至现在,提法有所改变,或人生与世界,或现象与本体,或感性 with 理性,但是实质都是二元论,这个没有改变过。奥古斯丁的“幸福论”思想正是在二元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奥古斯丁“幸福论”产生的背景

(一)奥古斯丁“幸福论”产生的思想背景

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从现象与本体二元对立观念发展而来的,及至后来,现实世界中物质与精神难以融合,产生冲突,于是**新柏拉图主义继承了柏拉图思想中的神秘成分,形成宇宙论上的二元论**。斯多葛学派早期宣扬带有宿命论和禁欲主义色彩的唯物辩证法,晚期则极力鼓吹宿命论和禁欲主义,其理性与反理性之分即相当于柏拉图的超感觉与感觉之分。他们认为,**人在肉体之外还有精神人格**。至此,伦理学上的二元论形成。

基督教教义上的二元论里同样有灵魂的观念。希腊哲学思想和基督教思想的结合点便在这里。基督教以后,包括奥古斯丁在内的二元观念益发鲜明。例如奥古斯丁的神之城,只在天上,不在地上;**看重个人内心的地位,但在神的真理面前,人的内心仍只有被动;人心是次要的,神才是主要的。**

(二)奥古斯丁“幸福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罗马帝国后期,蛮族的掠夺,奴隶主荒淫、残暴的行为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和不幸,使得古希腊哲学家所开创的**现实主义幸福论体系在面临现实时显得软弱无力和不切实际**。社会现实要求当时的思想家对**“罪恶之谜”**作出新的回答。正是在这个社会背景之下,奥古

斯丁站在基督教神学的立场上把人之罪恶看成是从始祖那里继承下来的“原罪”,把罪恶的实质理解为意志的缺陷,把罪恶的消解归之于上帝的恩典,由此产生了追求人生圆满结局的“幸福论”思想。

二、奥古斯丁对传统“幸福论”的批判

柏拉图认为幸福取决于德性。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探讨了善、德性和幸福的关系,认为善和善的智慧是幸福的标准和尺度。这和奥古斯丁的“幸福论”有相似之处。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终极和自足的,它是一切行为的目的。他认为,相对于享乐生活和政治生活来说,思辨、安静的生活最幸福^[1]。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对奥古斯丁影响很小。伊壁鸠鲁学派认为,人的至福要在肉体中寻找,把希望寄托于自己。奥古斯丁坚决反对这种快乐主义幸福论。

奥古斯丁认为,**传统的德性论和幸福论强调理性的自我完善和超越外物的自由,在价值追求上和基督教道德追求具有一致性,但是在确信理性对感性和欲念的控制和超越的可能性方面有盲目性**。固守传统的理智主义立场,就难以确保人的幸福,即传统的幸福论思想不能保证德性的最大完善。传统的德性并不能保证人真正的快乐,所以超越传统德性论和幸福论,建立基督教以“爱”为中心的“幸福论”才是追求幸福的唯一选择^[2]。

奥古斯丁在认识论上综合了柏拉图的回忆说和亚里士多德关于积极能动的理性灵魂的观点,提出了**“光照说”**。他将恩典和真理说成是源于上帝、见之于我们心灵的理性之中的东西。他把上帝比作真理之光,把人的心灵比作眼睛,而把理性比作心灵的视觉,正是上帝的

①收稿日期:2009-04-09

作者简介:王艳霞(1981-),女,河南长垣人,研究方向:中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李立家(1983-),男,山东临朐人,研究方向:法学与思想政治教育。

光照使心灵的理性看到了真理。按照“光照说”，只有在虔诚的信仰中，上帝的光照才会显得通明透亮，而神圣的真理也只有在灵魂摆脱肉体之后才能最终被认识。

三、奥古斯丁“幸福论”的内容

（一）上帝是否存在

奥古斯丁不仅通过“原罪”与“恩典”学说表达了一种神正论思想，而且也试图用理性的方式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他是教父派中最早尝试用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人之一，而信仰的特点就在于“以赞同的态度思想”来对待表现在《圣经》和各种教义中的基督教真理。因此他坚持“相信，然后理解”的基本立场，在坚持信仰至上性的前提下承认理性的作用。奥古斯丁认为，运用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的方法有三种：一是通过宇宙的秩序，二是通过万物的等级，三是通过人心的内省和思辨。

在《忏悔录》卷一中，奥古斯丁就集中精力地论述“上帝是什么”、“上帝究竟存在于何处”。他在极度苦闷中寻求“天主上帝”，请求“他”降于自身，以使他赞美主。他说“谁追寻主，就将赞颂主；因为追寻主，就将获得主；获得主，也就会赞颂主。”^[2]“如果向天主呼吁，就是请天主降至于我身，那么我将怎样向我的主，我的天主呼吁。”一边呼吁天主的降临，一边又怕自身的渺小无以容纳天主的到来。“我心中是否有地方足以使我的天主降临，使创造天地的主降至我身？主，我的天主，我身上真的有可以容纳你的地方吗？你所造的天地，复载我们的天地能容纳你吗？”^[2]可是天主是有无上的能力和智慧的，他创造了天地，并依照上帝自身创造了人类。

奥古斯丁从开始的怀疑，到逐渐地探寻，到最后的确信，最终确信上帝是存在的。上帝的存在是奥古斯丁“幸福论”的存在前提。

（二）人们对幸福的渴望

在早期基督教神学中，人性论构成了上帝论和基督论之外的第三个重要领域，而基督教人性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原罪”与“救赎”。奥古斯丁认为只有善才是本质和实体，它的根源就是上帝，而罪恶只不过是“善的缺乏”或“本体的缺乏”。上帝作为至善，是一切善的根源，上帝并没有在世间和人身上创造罪恶。罪恶的原因在于人滥用了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意志，自愿地背离了善之本体（上帝）。

这种决定论的“原罪”和“救赎”理论使得基督教的人性论像上帝论和基督论一样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原罪”是先验的和形而上学的罪，而“救赎”同样也是先验地被预定的。人的自由意志遭到了贬抑，人的邪恶本性使他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而向善，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使人重新获得善良意志，并最终得到拯救。

人要从感觉的世界中挣脱出来，获得真正的幸福，首先要依靠理性。因为，理性是人的灵魂理解事物之秩序的能力。“的确，不是单靠信仰，而是藉着可靠的理性，灵魂才一点点地把自身引向最具美德的习惯和完满

的生活。”在论及哲学的任务时，奥古斯丁说：“哲学涉及两重的问题：第一是灵魂；第二是上帝。前者使我们认识自己，后者使我们认识我们的本源。”

在《圣经》中可知受造物已经沾染上了“罪恶”，犯了“罪”那么受造物就要自暴自弃？绝对不是，奥古斯丁给受造物人提供了一条“赎罪”并通向天国的路途即向上帝虔诚地“忏悔”，依照上帝的旨意过有信仰的生活，只有完全信服上帝，灵魂才能平静、安逸地依偎在上帝的“乐园”中。

（三）通往天国的路

奥古斯丁认为，尘世和天国是绝对对立的，人由于亚当的原罪而远离了上帝，因而具有自私和趋向邪恶的倾向，人只有信仰、热爱和顺从上帝，才能从原罪中拯救自己。在他看来，幸福就是为上帝和敬事上帝所得的快乐，人生的最终目的就是脱离尘世的罪恶的“人间之城”，进入幸福的“上帝之城”。奥古斯丁认为，推动人类行动的力量不是理性，而是爱。他所说的爱有两种，一种是对自己的爱，即自爱，这种爱使人自私、骄傲、堕落，远离上帝而铸成罪恶；另一种是对上帝的爱，即仁爱，它使人慈善、谦卑、顺从，并不断接近上帝，达到至善。因此，对上帝的爱是道德的最高原则，热爱上帝是最高尚的美德，其他一切德性如果不是充满对上帝的爱，就没有任何价值。他指出，人由于原罪而丧失了自由，但由于上帝的仁慈，人又有了上帝赋予的意志自由，所以人就有了选择善恶的意愿和能力，而且只要人愿意去做，他就有能力做到择善祛恶。在他看来，能力和意愿也是一致的，意愿即是意志，即是行动。奥古斯丁特别强调个人的内心斗争和良心的作用。他认为，只有“我和我自己斗争”的内心风暴，才能把自己赤裸裸地暴露在上帝面前，通过忏悔和反省，接受良心的谴责，惩罚自己的罪恶；只有“我与我的决斗”，才能克制使人堕落的肉体欲望，挣脱束缚意志的情欲铁链，净化灵魂的自我，做到安贫、温良、哀痛、饥渴慕义、慈惠待人、纯洁、和平。

四、奥古斯丁伦理学的意义

奥古斯丁把上帝创造世界的宗教观念和柏拉图的“理念论”结合起来建立其伦理学说。他把道德的善恶归结为人对上帝的关系，从而改变了古希腊传统的伦理学研究方向，成为中世纪基督教道德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其伦理思想后来被托马斯·阿奎那所继承，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庞大的神学伦理思想体系，成为基督教道德的理论基石。

奥古斯丁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性就在于，他通过追问罪与责的来源和根据而开显出人的另一维更深刻的超验存在即人的自由意志，由此开始了伦理学从“幸福生活指南”向“罪—责伦理学”的转向。其重视人的自由意志的观点也影响了叔本华和尼采，对幻想主义和超人主义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宗教与哲学之间存在着积极互动的关系——不仅哲学对宗教有着积极意义, 而且宗教对哲学也有积极意义。不管是基督教对于西方哲学, 还是佛教对于中国哲学, 都曾产生过极为深刻的影响。如果不是充分吸纳佛教关于意识、真如、空、无以及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等等思想, 就根本不可能有宋明理学的产生, 中华文明的演进就将会是另一个样子。同样, 如果没有基督教信仰的“原罪说”, 就不会有哲学对自由意志的深入追究和

深刻意识, 因而, 近代启蒙哲学就不会首先在欧洲诞生, 世界历史也将是另一种局面。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 [M]. 廖申白, 译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 奥古斯丁忏悔录 [M]. 周士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On Augustine's Theory of Happiness

WANG Yanxia LILijia

(College of Marxism—Teachi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100048 China)

Abstract: Western ethics has had the debate focus on “Morality moral character theory” and “Happiness theory”. As the foundational character of Christian ethics, Augustine proposed the proposition of “Happiness is that we have God” which based on inheriting the predecessors' thoughts and criticizing the traditional “happiness theory”.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production background and the content of the proposition and further reveals its meaning and value of ethics.

Key words: happiness; God; augustine

(上接第 11 页)

参考文献:

[1] 蒙培元. 心灵超越与境界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2] 徐复观. 中国人性论史: 先秦卷 [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9. 390.
[3] 格蒙特·鲍曼. 被围困的社会 [M]. 郇建立,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215.
[4] 王博. 庄子哲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5] 陈少明. 《齐物论》及其影响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6] 李泽厚. 美学三书 [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295.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piritual Freedom in the Works—Zhuangzi

DIAO Li

(College of Art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241000 Anhui China)

Abstract: The entire Zhuangzi's philosophic thinking is take realizes the free boundary as the goal mainly manifests in the energetic stratification plane. This article attempted from the human and the world, the heart and the thing as well as the heart with aspects and so on relations discusses Zhuangzi to realize the free mind method, the goal is finds one for the common people mind to the free export.

Key words: Zhuangzi; Free mind; spirit; boundary